

後漢書

宗室四王三侯列侯傳第四
范曄後漢書十四

齊武王縯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齊武王縯字伯升

縯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

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
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
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

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

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

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

盜賊羣起四方潰畔

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

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

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

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

稱柱天都部

柱天者若天之柱也使宗室劉

都部者都統其衆也

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

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

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
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
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
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

藍鄉

比陽縣有藍鄉

引精兵十萬南渡黃渚水

酈元注水

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渚聚又謂之黃渚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肅該音渚作諄

者誤

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

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
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

至宜秋

宜秋聚名在泚陽縣

乃往爲說合從之執下江

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
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
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
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
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黃淳
永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
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

釜斃鼓行而前

破釜斃示必死也孝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

沈船破釜斃

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敗之斬首三

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

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

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

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

起射之

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塾說文云射臬也廣雅

塾的也塾音之允反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

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

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
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
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
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
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
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
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
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
逐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

耳未足爲功遽自善立爲天下準的使後

人得承吾敝

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之善者

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邛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

史記

曰起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今日之議不得

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

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

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

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

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

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

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劔視

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

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平決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

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

舉玦以示項羽

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

今建此意

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軾諂事

更始貴將

貴將朱鮪等也

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

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

人劉稷數陷陳漬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

魯陽

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

聞更始立怒曰本

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

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

平陰令

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

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

遷梁郡太守

今宋州也

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煬

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

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

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

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

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

續漢志奉車都尉比

二千石無負掌御乘輿車

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

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

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

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

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

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

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

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為

小君諸侯之妻稱曰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軒之

飾輜軒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

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

也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諧者之言

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
事曰訴加誣焉曰譖
晃剛愎乎至行濁

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甫刑三千

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爲

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户三千於戲小子不

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墮控引也其遣

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

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

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

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

爲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

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

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

爲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

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

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

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播臨云請劉公一信而

降赦岑彭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

大舉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
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
若此足以見

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謂不用樊宏
光武之言忽

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嗚呼古人以

蜂蠆為戒
蠆蠆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
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

乎國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周詩

也頌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

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童女字媚都
媚都

間反說文媚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
媚雅也

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
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
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
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長公主伯姬爲寧
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
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謚仲爲魯哀王
興其歲試守綏氏令爲人有明略善聽訟
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

續漢書
曰弘農

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
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